

T1681/2402(8)

勸

善

書

十七十八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七

嘉言

儒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有禮禍莫大焉。○

禍莫大於殺已降。○好殺者死之徒也。○天下之禍。○甚於殺人。為陰德

亦莫大於活人。○釋殺為凶。其惡莫大。○脩德福應多。殺禍及。○衆生相尅。以喪其命。隨

行所墮。自受殃禍。○有形之惡。好殺者。○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殺人取財。誅降戮服。見殺加怒。死有餘戮。殃及

子孫。○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殺人之罪。夫所不赦。不有人禍

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殺人而致於枉。則死者必不服。而陰訟

起也。

感應

感應

漢李廣為武帝將。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角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中華書局

華僑

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秦白起善用兵。封為武安君。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前後斬虜首又四十五萬。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遷之陰密。行至杜郵。賜劍自殺。起曰。我何罪。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莅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為令殺吏。乃嗟嘆久之而死。

唐婁師德。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蕃於白羊澗。八戰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材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

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服。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與。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檢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莅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拉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木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即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措其用心之謬。而夭折若是。

漢王恽。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郿亭。夜宿樓上。忽見鬼數人。內一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恽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所。過此亭宿。亭

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劫取衣裳財物。亭長為縣門下游徼。恠曰。當為汝報之。勿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恠旦召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遂清寧。

宋永嘉中。琅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楊都。唯將長子元宗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宗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宗墮水而死。因分其財。是夜元宗母陳氏夢元宗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痛。何可云喻。歔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卧窓下牀上。以頭枕窓。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歎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達楊都。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沉於江。停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至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人媪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見頃歲製時為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語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毋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候。執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莘老避亂。携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珍珠。可為藥直。故丁寧相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且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申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

錢并酒餓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倒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豈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頤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後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己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爾子以報爾。未幾。廷臣生子。諡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逞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讖。蒙遜不與。曇摩讖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赫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讖。當晝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眾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携二子來與之訣。惟思已辮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思二子叩頭食土。來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思至瀘州。曰疾。夢一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食。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

樹醬食之。即能飽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飽。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陞自西階。植絳幡。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傲傲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爾受苦辛。故來視爾。惟思命饌祭母。母食之。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唇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詔惟思曰。送罪與我同事。急乃殺我。以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罵罵。目中乃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思如被曳狀。墜牀下。遂卒。初。惟思為澤州相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林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擊小僕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歐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維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久。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今捕賊。河南尹於生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捕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

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曉，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績，竊遂劫殺之。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絹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覃騰夢與友人胡鍼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杻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辯，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久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血。因問傍人，答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冤，追逮至此。又問可得免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亟見鍼言之。鍼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昏憤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檀裹屍，投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穢漬。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當大庇含識。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檀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惠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答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一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

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

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未幾。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曾見孔父之妻于路。自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煙。纖麗容冶。隣人趙象。從牆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撻非煙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父受禍。趙象坐是。逃于江浙間。常見非煙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如何。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塊。乃小奴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勘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產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禎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秦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亂。禎父子見鐸。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密。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寬訴。故囚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或能為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遣吾一玉天王像。吾

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鍾於清涼寺。以王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楊陶繼之為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辯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癩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天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麤。經曠。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樹。麤酒酣失性。斬曠。曠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麤所殺。投屍澗中。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麤。知事露。將謀叛逸。始出門。見曠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逮繫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誣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刃來。命左右急衛己。捍避之際。倉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頌。素與麴儉不相能。誣搆殺之。儉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頌夜見白狗。以劍所之不中。頌忽僵仆。不能起。左右見儉在傍。頌遂絕。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鼯。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味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劬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虐無道。遂誣法存。法存被殺。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見形於府舍。擊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劬之還至揚都。亦亡。

唐周仁執。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所之。仁軌舉臂承刃。臂斷墮地。與比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臂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蒨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達官為侍兒。所鶴妾往。戮之。失於詳審。娠已數月。一戮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翟頤不和。元嘉中。頤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銅烏持弓矢將酒殺。就山祝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

實不殺爾。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傳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况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毅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北齊翟陽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就郡治之。賊賄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翻誣。輝為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勘之。斐希自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雋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辨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銚。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殯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文帝杖殺之。左右或見輝雋。捧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井陘關檢租使。以贓污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卧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賀瓌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新請之詞。深自剋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棧。可長千步。材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寘于重法。沒入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黑蓋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後乃款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殞歿。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誠勅。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歛。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盃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因此得疾。未幾而卒。梁杜疑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倚簾讀之。疑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耻以聞疑。因嚙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疑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寃。疑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使弓馬。得代將還。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

廷委之行決。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雪得罪。先使獄卒給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披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某。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嘗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閤中見物似牛之脫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妾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勅一僧。曲致其死。具獄正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

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禳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悰求援。既謁見。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爾今靡認桑梓耶。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階。此時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命繫之。發函與宰相保衡。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無素有恩。遂奏請依悰處置。勅既降。悰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柰伸訴已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昇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悰歎見匡謀來迫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斂之。夕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

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斂。函果短。遂蹈胸折項而斂焉。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逸亦死。其報之速如此。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搥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搆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寃。使送楊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繫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携頭披髮。叫屈稱寃。漸來相逼。龜禎懼。旋馬徑歸。誠其子曰。以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誠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毅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毅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舩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毅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毅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魂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毅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顛倒之甚也。毅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毅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毅雖秘之。而心實憚。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毅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毅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踵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其是竇毅妻。毅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毅。而毅殺妾。娶若娶妻。

妾自歛跡。柰何忍害性命。妾訴諸嶽瀆。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妾復讎。故來取疑。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疑以命還。命足矣。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疑。而醫咬指痕。宛轉楚毒。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輒至。啗嚼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搏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立糜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柰何揜義隱賊。疑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疑。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言訖登階。擒疑如初。後崔氏李氏聘女遁歸。鬼亦不追。曰。吾縛爾足。豈能遠哉。疑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啖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聶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歸寧。斃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

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白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恍然莫測也。俄而返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伏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遮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鞏縣方顧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冤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魅。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

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昇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又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裹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尚武再拜。武驚慚甚。反袂揜面。女子曰。公亦大忍。某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於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搆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畢。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伏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持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婿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搆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同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勳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早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緩我。緩我。俄而舌出數寸。徧身青腫。昇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錄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顧無人。既

暮擊處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饌，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聞悅死，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違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寘於法。然亦心知其寃，樂生亦有狀，具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寃，然無可柰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押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服。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又曰：某自分死，必不逃逸，請去桎梏，就沐浴，見妻子囑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與之訣。生中擲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身。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蹙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球場宴，勅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能語。昇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盡懽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趨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為。顧生靦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懽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其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鞭駿騾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騾以去。得繒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勳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勳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訴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

望活。令司吏汝勳搆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勳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
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極繫聯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類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遙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極是理會鄆州一事耳。然則誅降戮服。其可為乎。

宋林廣。神宗時以討瀘蠻功拜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適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刺。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斃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眾數萬保邛崃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卽杖擊其脛。隨擊筋張。擁腫。初無痕跡。恃其力。悉眾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葉大如藪。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毗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據益州。授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金若墨。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待江源山窖埋之。同理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嘗募人訪於邛蜀之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其夫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關。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蜜。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冤毒滋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諫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備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遂推落于深潭。佯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詞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亦與子永隔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外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廻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己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

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焚。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爾幼小。恐伸理不達。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曾客沈甲者。常來往番禺間。廣帥優待之。命於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汭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廻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虛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節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俟消息。當以一婢為待。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亮籬。若過彼處。咳嗽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碓。小憇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

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郎者。常以此事誚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語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貧乏。

宋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亟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搆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楮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黥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姪。為性剛戾毒惡。婢僕多被鞭笞以死。後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叫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瑟瑟有聲。潛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林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入家賞。甚者污潑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為巨甕。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獷

之狀。足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深道為守。方寢。夢一吏喏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己。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案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遂告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密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又捕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擅禱。遭之者斯須氣絕。嘗於鄉里求傍舍瓜。瓜三恠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瓜苗蹂踐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巖於舟中。弘義欲偽作勅追花巖諫曰。事已如

此忍更為不執乎。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舩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勅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錮禁弘義。還至花巖死處。忽自云。花巖來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幫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詎我何為。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恣戾特甚。積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閭。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天闕而死。

唐邢璣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舩物。皆珠翠沉香象犀之類。直數千萬。璣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勅還賜璣恣用之。璣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戮其家。心惡之。未幾。子繹與王鉷謀反。遂族滅。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伏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以別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着弦。賊遂去。

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趨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裳。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雒。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提兵入里岷。殷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岷。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課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日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

唐冀州館陶縣周王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開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歛。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瑟賦詩。間以謔浪。惜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妙絕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

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中盟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闥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懽。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令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泆。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外美。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街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携鉞具。突入玄機院後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惑於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徹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存。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鞠。云與候兵通。欲實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欲殺主。惡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厭厭以死。此可以為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豪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

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耶？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橘棗栗，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作亂，而景帝立，將拜蔣陵，有大風飄物如廩，從空中墜，綝車上車為之傾頓，頽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搗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患之，俄而景帝誅綝，兄弟四人，一旦為戮。

漢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辭欲汗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扛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

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故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介朱榮。介朱此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并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介朱兆購徽以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鉅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歛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唾之。傷其足。鞭捶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若汝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曰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母訴寃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為設祭奠。且自搏其頰。悔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鐵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折。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己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寐然。繼母不慈。猶恃人道。况加毒殺。豈免天誅。為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

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以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眾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給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信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眾。并子僕皆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夕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術究而訴乎。

宋蘇州有一尼。於普惠寺託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尼。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尼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嘆異。

昔日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禽蟲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抗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卒之所薦者。一日昧爽。過查賴濟。前卒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卒弛擔曰。承務可掖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劃其頸。紛擊間。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夕所有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善養母。弟訴于縣。卒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焉。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申州擒隣卒。悉皆寘重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者。罷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迤邐行至卧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裙兜糞。生揚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臭穢特甚。次早。徧身癩瘁。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獄卒。熱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入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紹。慶元二年。知真州。季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者修合瘡丹。用砒霜一塊。子誤吞之。旋即躁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便託生一統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幸自寬也。報應之不爽。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唐知縣日。適兵火擾攘之後。有許虜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復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葉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各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葉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何可諱也。囚乃垂涕。俛首伏罪。案遂成。皆殺之。

宋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點藥挿竅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

之。蓋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徧體害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疆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墜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瘡痛。求視之。乃取非藥傳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衣緋者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兩印之處。就腫潰膿。出如膏油。痛苦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蓋知張之囊橐殷實。欲先以

毒藥漬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鬼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衆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宋。景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語顧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累之費。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逾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胸腹尚溫。未斂而甦。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雖未殺人。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顧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母猪。復生女身為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汗。清則罔知。二孫覺焉。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祭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文。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悒悒不樂。醫者以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為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故致此。康侯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受報也。

昔魯思郎女。年十七歲。一旦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郎自問其故。荅云。妾楊子縣民之女。往歲建昌縣余錄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乃投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郎使人馳至建昌。驗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鄰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蘇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蘇以深刻。信以廉節。蘇以貪墨。信以倜儻。蘇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蘇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蘇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蘇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蘇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蘇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蘇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蘇為邪。且以蘇之敢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

舉首視衆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珙乃面頰發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珙是涇矣。珙與苟信。聯事而切隣。珙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珙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珙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珙每見信。必眦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析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澣。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捧瀆帝君勅。二江龍來拯已。而轉明能于淵。儀真及岸。會珙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珙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珙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復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囚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姊。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覺。姊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介介作聲。姊走出。喚隣室人。同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姊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為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出聲。後得姊救。乃曰。更後十年。還我命。非姊見救。真以魘死矣。又十年。果遇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實仆于地。微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頰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為儻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盞。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

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搔。則又腫潰。纔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為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岬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杖。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訴。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且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瘞瘞于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顏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佞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蕪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許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父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方欲丐藥。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有司固不可得而彊。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瀝瀝然。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墮墜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玉民治。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

令一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
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
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
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
者皆女真也。

宋嚴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
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將
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諭使止之
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為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
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
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
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倩市涑二百斤
倉卒不能辨翁幸為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
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穀送涑明年僕又欲終訟翁嘆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
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
圻宰白晝恍惚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
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談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
始知其冥報云。

宋梓人婁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
未醒偶卧傍有枯木丈許或戲以其腰條繫木上婁夢中輾轉墜下木
隨壓之面仆汗泥以死官擒兇身莫獲有曝其寢衣者婁之子訴其殺乃
翁竟致極刑先是繫條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
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
千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黥配歎洽之際忽見
所誣死者側曰我今却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悽泣別不數十步回
顧吏已為虎啣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柴迪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七

人。可以改官。弓手乃云。某廟有丐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斬獲。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還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車。因得疾。到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間。聞欲出。怒曰。得速死為幸。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罵爺令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妾自屏後呼曰。官人為將。奈何使軍伍罵。遂縛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所我頭。遂得瘡疾而死。其妾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斃。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戒。未幾長子入李山掘柩。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之。取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

肢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斫竹數束。疊於榛莽間。揚言曰。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鬪而死。監鎮官汪果驗其屍。具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絕命處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亟。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有兩弓級。素能搜跡。姦隱名。蓋其羣。銳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兩弓級心疑焉。言於尉。丐引帖同渡江。至楊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盞四隻。設于案。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兩弓級驚愕。少年獨慄沮。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爾為之。故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冤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唐裴光遠為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喪妻。遺一子稍俊異。光遠悅之。欲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銜之。使表於南曹勾當。遣人就路殺之。而奪其子。後光遠得病。累日不差。每見王表來。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我訴於

天。上帝許我復讐。故來取爾。光遠祈哀竟不免。遂死。

唐高駢為西川節度使時。削軍廩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駢乃開府。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踞床。乳其子。報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飢死也。及就刑。罵曰。爾奪戰士食。而又淫刑以逞。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闔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駢為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擊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朱浚明。陽翟人。早年中第。賦軻仕宦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憑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浚明聞何仙姑有道。裹糧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浚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浚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馮僧。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

行箠。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搦之不釋。眾昇禹歸家。困憊殆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吾屍。空為羞辱。但實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子啻冤茹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葬。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愆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揚欲走。禹捽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揚哀叫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其荒窘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閒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揚垂頭。謫謫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鈴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搗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褻其衣。縛於樹。削蠟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捶之。指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燒炭其

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亡。妾何鸞鸞亦殘忍。濟其惡。專房擅愛。偽作正室。一日他妾李遭撞委頓。瑜摔付後院。自扃鎖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便恍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暨過堂門外。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雜還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鸞鸞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鸞鸞下獄鞠治。盡得衆屍。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削瑜籍。編置朱崖。鸞鸞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亦死。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書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覺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東都張負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為。武交接時貴。負外藉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負外語妻曰。文愚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歷涉世務。負外曰。善。華州張客欠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更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僕請顧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草具麤惡。一小烏馬精健。苜蓿豐美。文問故。荅曰。白馬駑鈍。顧者少。烏馬駿快。顧者多。故也。文因自歎。顧烏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烏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逸。折足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措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具述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擬之為烏馬。且幸其蚤死。忽見顏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產。願出俗為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纔坐。長老曰。常日為客。則坐。今為行者。則有禪規。叱令侍立。名曰通慧。今之掌廚。極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替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藏髮指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廁。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益勤。明日復有魚鱗。復杖十二。文忿。藏杖廁側。

潛立以俟。則側墻缺。有路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逐之。至階下。擊之。仆地而死。文寤。即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測其跡。遂投總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寺二十五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冤對。來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鳴鼓集眾曰。三十三年前。一叚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浚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持矢凝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遂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寇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來殺我者乃爾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爾。遂羣聚搏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達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遭事累。逃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府尹赴北。艤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篷而卧。眾見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歸。蕭之子亦夢蕭曰。畜生。吾已得報其冤矣。既而訃音果至。邑人饒九峯有詩云。塞鴈銜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玉驄不憚穹廬遠。金虎無緣瓊帳空。萬里遊魂啾夜雨。九原冤鬼訴秋風。老天不放生還客。淚濕香閨闕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後僕皆上岸。此商欲

圖其財。見富商在船。舷盟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沒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隣家。遂驚而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冠。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來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實汝于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取財物。遠適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仇。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與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裹。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內。裹裹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常武。干倅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顧無償。於是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不允。寺僧憤鬱。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途九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到鄉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盤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須臾。嫗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衝心。隨即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檢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托生爾家。以報此讐言。越

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年十二。即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讐。今讐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鷄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究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寫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飢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温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賚。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寒窘。至此稍温。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庄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餵飼勤至。暨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吳曦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子植留家。眾以曦事爭冒功賞。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懷衷謀。欲害好義。丙力解救。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醕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遁矣。既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有曹生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皆曹處其事。不暇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宇傍有僧寺。每報衙時。其家婢媵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去。問之。則曰。來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一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

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劫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死魂無歸。柰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姦宄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兗州刺史黃華以凌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覺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送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及逵來為厲。因呼曰。疾雲緩我。遂卒。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斂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為曹爽夏侯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棄之以迓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真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鄧厚。

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某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七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儒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於踵而中。

釋殺害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天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

道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戮無辜。結怨成業。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羗老弱子。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

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負負債。及富貴而債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韶快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集。菜碟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湏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案。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用兵多殺之報。

唐衛州司馬杜基。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基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坷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熱其心腑。痛

熱發狂。曰。為諸火遮。逃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庖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庖。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庖躍出。至儼馬首。庖反入草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儼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曰。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茅中。不出。豈故人相遇。曩昔之意也。庖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矣。何暇念疇昔之舊哉。然君無遽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兄事君。願展拜禮。儼乃再拜。庖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

辱而不譏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念友人客於荆楚間，乃將謁之。抵襄陽旅舍，忽爾臥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亦不知足。至暮則昏暗，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擎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怖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盡。自是見冤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矣。尔來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儼曰：君今怖矣，而人言何也？庠曰：吾身雖默而心甚明曉。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儼，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庠曰：吾乃欲友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庠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栢臺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乘輶出使，我方與熊豹輩跳躍溪中，思向與故人跨驢頂蓋，並遊異俊間，不可得也。庠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儼

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庠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構矣。然有小憾，須浼侍者矣。吾向臥病，在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餒凍，句於道路。君獨不知乎？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友愛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庠復曰：向有一婦人跨馬過此，吾搏而食之，有銀握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斜生，菽水處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儼令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庠復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懣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曰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避。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氣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輶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庠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亦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

反求其所以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曰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而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施。稽滯王程。願與子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儼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帛躍出。踏石啣木。大吼。聲震林木。儼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頌。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巖堂。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極。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薛文傑。閩主王璘時為國計使。謀害樞密使吳英。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璘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薛文傑。乃進。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盡。明日璘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鑄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階。遂殺都維那。解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來驗檢。都無踪跡。別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勘之。寺主云。當殺之夜。不着袈裟。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宋胡待制奔陟。帥廣東。憲官車。以帥頗有抵牾。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鞠焉。呂安希中。時相意。逮捕干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寬之。乃死於獄中。郡民相與脩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磬。饒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為束帶。見馬。胡曰。其無罪為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不見。一府為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鬻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流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因盜用官庫錢。事發。挈妻子避地。餘下之金步。寄跡於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聚於邑。狂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悴。飢摧。值其擁眾游徼。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揭於竿上。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凶災。且薦拔。遭兵而死者。萬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言盛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鬪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為醉耳。高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徧身青痕。燉滿。蓋冤鬼報仇云。

宋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廟。大酋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補右列。後避虜禍。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鬪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

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鋸屑糝頸血。納諸行畚。旦持入城。蓋素與其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為誣汙計。既而不果。復攜歸。首已臭。乃伺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釐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日不得賊踪。有粟七官人者。善邀喚紫姑神。試往扣啓。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遁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

福。倩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已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擡尸於江。尚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捶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病。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為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錘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籤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塋為野犬。齒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涇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鬼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不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寃泣久之。隣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踐狼籍。安國寧歸。徧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迸。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不從。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不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違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

亂舞。紛紛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糾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踪跡之。牛徑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家人為設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尔同注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寢。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麓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髮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因下馬。以茶築僧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

成此病。雖露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濬，諱者，前嶺南節度使誑之子也。宰臣賈餗，諱知舉，登進士第。大和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濬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濬所，因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餗，擒濬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取其財。時濬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綠衣，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濬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時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鄂州東阿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利其家園，欲遣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窺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

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對對擲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鼻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牒至，匿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骨肉，幾許口累。」疏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失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都下，曰：「元宵見一婢攜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攜其囊同行，妄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鴛捷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夕泊舟山陽，見並舟一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須臾間遁去，使我坐待至曉，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撻，訴于陰府，得與子對。」攝球至陰司，主者令復甦，送人世受報。後以手延墮落而死。宋下邳張禪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禪以門戶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禪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狀，畏隣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父之讎。」

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禪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暴。枉見殺害。規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鄰人果病死。

宗。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福。李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乃子妾死。此其寃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下。宛然一女子。徧體皆捶楚痕。

宗。揚州為丹陽令。揚詢為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宗。明參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啟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駢出。我不覺大呼。遂奔。歸。明已沉困。呂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

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謂參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談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彞。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彞擢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彞交結相誓。天寶中。彞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纈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相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辭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彞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

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亭馬行。於山路陡拔之所。抽金錘擊其頭碎。擗之於浚湍之中。佯踣哭云。馬驚踐長官殂矣。令將何之。其夜會彘羹。妻及僕御致奠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逮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羞恨。未有以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覘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曰。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媪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安寢。乃殺之。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認。闕取衫子驗之。歔歔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一士人。有婢懷妊。主母怒。強主父捶之。解后致死。乃遣僕隸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舊室。視其帟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羣婢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恐。月餘憂卒。婢遂專房。又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語人。坐間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充。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覃興。衛州石密。同財作客商。一日覃謂石曰。河北冀貝二州。有錢三伯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喫食。因置藥毒覃。先行路中。聞覃已死。因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庫。忽見覃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覃曰。我未食。石遂邀覃於市店。將食。覃於懷中取一紙裹。發之。五味也。覃遂置一匕於石盤中。覃曰。君毒我。我返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覃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授。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之同鄉薦。最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恙。姑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最蒙相鄙。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特令僕求之。姑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姑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姑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姑。一吏云：恙。姑謀叛。罪當處死。姑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姑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姑曰：此是唐贊。向為衛吏。魯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姑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姑與贊相攜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普者有舊。待闕寓京。皆囊竭盡。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給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中所有以助之。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普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誦泣。以善言慰其母。母不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罄篋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緝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更沒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回爭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百般刁蹬。巧計取受外聞。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從命。皆其梯己人。總領接受。復慮婦脫囚。後又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總領驚懼歸報。其被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

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尋討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瞑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問候。方踵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此氣未絕。史平日所乘馬撒放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甦曰。急與馬卸鞍前本路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甦矣。

梁太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环任澧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澧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逆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刺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踴地。須臾海环來。又勸兄決斬。至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燕之。頻頻數杯。終

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噎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答之言。尔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舍。尔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梢載二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復攬載。為鹽商家。道日興。逾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冤已屆途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擄。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逐陳。齒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自嫌隙殺死隣舍宗吉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衆吏理問。勘經一月。

猶不得實情招伏。時青州人張對教為司吏。因令驅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對教竊立照壁後。開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加上。睡纔睡。又驚搐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對教出。急令獄吏誅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捶。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着。才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摑搭志。言稱你早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因。極刑于市。

宗中書史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為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使我先至。言訖。頃吏之間。吏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矣。昱私問卒曰。冥官為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乳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活。遣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羨家奴名德。至石頭岡。忽見一人去。我婦在孀。居為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鬼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

還半路其人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絞纒音宗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之物。君可自着。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既還姑孰。敦遇病。白日見刀乘輅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瞑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背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結挽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鄴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常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槃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益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常尚書。言已而死。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着衲帽。弊緇數珠。自名五戒。暢曰。與結為法友。欣然相約。同詣稜師。

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驟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于敏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識曰。吾戒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因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隨而死。

宋曹翰性貪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陷。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忿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載鐵羅漢。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寒餒。栖栖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唐羽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其家。彥瑋超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叟叱彥瑋曰。吾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造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彥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以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宋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效。既而奇痺不可忍。乃寘甑盛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戚指此。扈宣贊也。蓋戚

嘗破廣德軍時。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扈君任兵鈐。雁禰尤酷。妻卞氏色美。戚以為妻。逮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冤業。卞氏亦繼死。子世顯坐殺人于都城。掠其楮幣。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迥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最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錐。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遭治。而不勇於斥逐。僕心怨主人。因其滿罷。泛海歸。為顧賊船到半途。全家遇害。抛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隨板下。賊鑿破其船。棄于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橐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研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歇。假主簿黃揆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着商賈服。相隨遊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

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廷。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踪跡已露。欲來聽鞠。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洎獄成。皆鬻于市。怨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踴叫。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殺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毆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獄。遇恩宥得脫。其父伯冷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母墓。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姪輩在波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蹙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冤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紐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遠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兩行客過官道。恠其痴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嘆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

禮懺竟夜。異消宿愆。不旬日而死。

宋荆門軍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為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蹇據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蹇氏。浸浸與女通。蹇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得間。紹興四年秋。城人袁一。販牛往襄陽。雇鄒輔行。畢事南還。蹇遙見袁生。跨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刃出迎之。纔相值。奮斫袁墜馬死。繼又戕鄒。豈冥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心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既起。袁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袁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廐駒相踉蹌。部將出視。驚曰。此是袁一郎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袁。其一尸。衆識為鄒。固已略聞陰計。徑往嚇蹇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蹇面赤聲嘶。不能答。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掾。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臥。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閣皂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付城隍拘繫。仍或云。尊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嶽殿。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僚偕出禱晴。中途值雨作。適到嶽廟之前。衆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略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鄰邦者。聞之。亟來為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囚荷枷被訊。迨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擧頭蔽衣。拊掌大笑。相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圈豕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為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攜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荆土市廛子弟。多因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迤邐適他境者。民益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為憂。村僧者。以冬月農事畢。孛

豬過其門。留少憇。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五尺。我家大郎所自搓者。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緯之名也。僧變色。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子與僕兩尸。踣仆敗溝內。雖暴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略不為狼狐齒啖。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曰。見其有所齋。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冤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宋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叅。賴宗子游嬉。曰。羣飲東湖。與數惡少年相值。乘醉鬪。歐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晏然脫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袁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尉郡守沈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矣。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格。言語爭辯不已。逮旦。神志罔罔。添差判官鄒模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為白於郡。呼使還。扣以所見。曰。向者實以不謹。飭致有東湖之事。雖幸不坐罪。然寘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來。到袁歲餘。寤無影響。

意謂渠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遭其困悔。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鬪。過誤抵此。既累經恩赦。又多為作佛果資。拔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恕。鬼曰。事干性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恩赦。冥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袁州。本處神靈言。係隆興府鬼。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姑更忍一兩年。必當報冤。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宋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齎入京。以一獻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

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吞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四月。靖在簽廳。有網船挽卒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即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貽怒主者。懼難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語鬼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

宗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

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恠。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恐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惶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今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宗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焉。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晝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纜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腳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臙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

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寃為之。數日而死。

宋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僉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踣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馳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超。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

所以不欲來。及厄憊。嗚呼。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鷄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岷慶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慶。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寃。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

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安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寃。安敢不為辯。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挺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遂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懼曰。所以知此寃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令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

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擅袴露臍。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太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痢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黯。為人好賄。暴虐。至每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民仁恕。因乏無財。惟送酒獻壽。衆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衆言上進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醪宴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猊歲歲香。宗黯喜而飲。筵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為友。亦以詩

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筵沉麝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筭起南山壽更長。宗黯醉謂衆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覲。賤降日。略不相敬。遂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冒疾不能前去。使人擔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幣帛物貨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你將我小覲。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灩澦水中。觀者莫不垂涕。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黯使人以繩撐挽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黯命諸官以酒肴祝之。使劉令為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寃非今世。禍亦宿因。孰不有死。獨尔江津。王公恐候。故至敬禮。屈尔枉示。愛民保民。畧容仁恕。早遂沉淪。謹卜宅兆。葬尔江濱。祝文誦畢。酒奠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黯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更。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黯大叫一聲。仆然倒地。衆官急救。氣絕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葬於江上。

劉令嘆曰。非禮殺人者。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元嘉中。慶祖便往其所。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賈羊酒脯。至樞所而呪曰。君荼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墅舍。見奴教子。畦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啣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日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告驗。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為人劔克。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聃兄子貴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

啓。聃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懷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醜毒耳。將親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街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閭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示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覺。連呼不醒而死。妾亦暴亡。超逝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
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侶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
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吾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
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暮至家
見所殺客在門立奪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時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元為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
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笑而各去惡人後仕官崇子譽之數數
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猶譽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
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拜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崇子有
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
肖翹跂行喘息蜚蠕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為人身也崇子譽惡
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蓋
為善之過尚致其弊况為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嘗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
箱謂言其中揔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誦呪三兩句遂有
一蠅飛入通達之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遽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
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
妻得病歲餘亦卒

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因以白侶遣尋
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
也後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供養至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
僧失名來辮瑞像像曰尔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賊董道冲
寇擾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灸之僧曰就
此灸死穢臭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待正
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僧頃伸頸受刀賊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
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遠
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酷吏周興等羅織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興曰因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殺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未幾遂敗

嘉言

放於利而行多怨。○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蘊利生孽。○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厚貪則怨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有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曰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貪利者害已。嗜欲者戕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止也。○極其驕奢恣

其嗜慾人神憤怒上下乖離。○貪冒無恥禍必及。○冒寵貪榮方貽後譴。○金玉之為貨怨入而悖出。多藏而厚亡。○未有干名要利欲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竊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貪習交計發於相吸。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不知足者雖富而貧。○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忿憎捨身墮惡道。○欲火所燒貪心難滿。○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勤苦。○為人貧窮從慳貪中來。○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風刀解其體。○貪利極速駛如水注深谷。○慳貪嫉妬惡業逾盛。○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烟氣。○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慳惜不救財多為累愚。○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刹。○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

炬必有燒手之患。○世事何悠悠。貧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
 ○有財不施。為自侵欺。○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眾罪所集。○傷
 嗟愚痴人。貪愛那生厭。一隨三塗間。始覺前程險。○貧人好聚財。財多還
 害已。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由食生貪欲。貪念心迷醉。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惟念多蓄。不
 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隨餓鬼。○有財不
 施。世世受貧。○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
 此患。○慾多傷神。財多累身。○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
 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劫功德賊。無
 過嗔恚。○嗔為毒之根。嗔滅一切善。○意地起嗔。大地冤賊。○嗔恨者。能
 滅百劫所作善業。○嗔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冤家。
 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
 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出言麗獷。發言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
 意。便懷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道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止。○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為子。寡不自害。○
 貪得忘失。衆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
 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
 蠹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
 名。○今之人。不脩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有以欲多而止者。未有以
 無欲而危者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貪利入已。禍不自覺。○
 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畜怨而
 無患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
 亦及之。○曰公托勢。奪人印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懷嗔動殺。咸乘大
 慈。○非財害已。惡語傷人。

感應

宋溫州司理晏躡。好與客言。世人挾貴恃富。為不仁不義之事者。罪盈惡
 稔。必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藏鏹。豪於一鄉。而賦性刻毒。
 錐刀之利。亦不以潤人。第舍宏邃。且蓄妓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

簡出外間罕覩其面。主掌質庫幹者侵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懈訴。無從可達。乃求援於眾妾。曰：過咎已白。自知甚明。欲見使主。吐露本末。然後據實陪償。不敢少負。妾不為明言。但因風日清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趣拜謝罪。王侈於奉養。又好整潔。常置香薰爐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挾携。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遽飛蕪簾上。連聲呼僕取水。未至。煙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妾奔出。大屋百間。巍然頃刻受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為貧窶云。晏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為戒。

宋清樟鎮新興觀有藍道士者。得疾。其師葛紹仙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藍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夫持法救人。行不律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為驢。試視我打驢。功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判細草和蒸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絕。閻平

生在鄉里作牙儈。貪利剝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掩其戶。須臾外聞有咆擲聲。亟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未及變數。起數仆。其子畏其惡聲。彰露。即昇入棺殮而瘞之。

宋陶仁貴。子雙盲。以宿業問曇相師。曰：此兒前生能煮錫為銀。煨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剗斬拔舌剗眼等獄。若得出已。復墮傍生。生即畜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窮。

唐隴右木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竊藏其珠玕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匙所餌。放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筭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是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臚助之間。如

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斃。則棺殮葬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眾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斃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侍郎中孫尚客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以償官府。求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己。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盡施衣物。竟不獲免。

唐瓊山郡守常公幹者。貧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

百人。執藝者大半。有織花繡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將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之。乃止。既收瓊多烏木。法法遮遮陲皆奇木。公幹驅木工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婚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木。一實以銀。一實法陲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贖貨民怨如此。汝能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父耶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親。父固

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勝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洒，令竊恠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他日當作輔相，故夙祗備，令聞之，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門庭蕪穢，令詢其所以。僧曰：比者公來，神輒不報，令歎然曰：試詰神，不報之。曰：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迨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曹冥府皆勾宰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儋耳城西李氏慶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簾下有言誤，退庭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

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餅入門，繫者爭食其餅。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擎跏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李氏驚而寤。

宋衢城陸氏，方賊敗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煨燼，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處之，遂昌僧懷德入冥，見陸氏桎梏繫于廊廡間，回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回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今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衢訪其家，具以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干村有張先，郁丙，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存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需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托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比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

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許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符氏婿。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遣一介論吾兒。使亟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甦。遂遣人詣陝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郁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郁丙來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段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何有出期。

宋豫章開成觀牛道士。為鐵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瓶質楮三十番。及以本利贖牛。移為已用。遷延日久。主首更易。終莫能贖。人亦莫知其故。越數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與宋茗舍遊九宮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日午未空。官未升殿。久之。簾捲。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暗室中。引牛上座。荷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質錢。一折而服。牛向主首悲泣。獄卒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

侵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脩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碼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迺為一番舶曾訥者。不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臥。初不知其繇。伏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追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惛憤恍惚。如見誼。心悸。即承罪。錮押注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尔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橫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委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發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頓盡雜。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車子岡畔。為霹靂擊死。扛擡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醮。得扛擡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遍行告示。方與安葬。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纖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馘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鞏固。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媪。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尔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媪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鞏夢周氏之夫告之曰。尔強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尔全家亦來納命。

既寤。命衆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滯宅。到曉方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城。鞏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搭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耆者。故為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貲日豐。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色。一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所携。如鋏鑊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椽桁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舍中文書斗斛無遺。餘瓦落飄揚。虛空間若鳥翔。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耆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壻從之官。嘗湏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寘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冤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畫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盆裏某陳訴於嶽帝。今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懼之次。俄失所在。其婿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耻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而燒藥。因火發焚其宅。迨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鷲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鷲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兩透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曰。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因問其故。乃云。某生時。上帝賜玉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近緣養一道人。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玉印。官止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長老具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有驛吏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收効。後岑為虎所食。因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入比皆以為神使之然也。

宋古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幾。療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纔一歲。得十萬楮。捆載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勤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不從。果卒於鄞。

宋廬陵人龐昌裔。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裔適值歲旱。乃往禱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段。自廟後出。頃

之雷雨六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髮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回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憐憫。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不免。繇戍。尋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慙愧而死。

宋紫巖章森德茂。被郡檄宿眉山驛亭。夢一女子担拭在身。哀泣悲訴。不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即為女子轉大藏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帥。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冥然不顧。郡中有閭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因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燭籠。殿上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眾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帥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送鄴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帥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幹帥忽發背疽。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季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忘。再出船去。季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季冒認僧為門僧。席捲而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僧為名。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宋沅州霍千里貧賄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尺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悄然及明衆僧視之皆紙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

宗慶州慶化縣常遣吏李基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逋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蒙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賂注結守澄為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黨後父肆貪壞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梟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官人之手

宋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唯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卷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張囑官僧作斷骨契因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兇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才許其半伍伯怒舉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牆間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癢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柳勝字平之卯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鳩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官族儒家皆畜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

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衆。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壟斷。以囚其利。不憚身為市。擻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波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沁商官殷述慶。字去貧。瑞芝鄉。鄉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隣。心與勝等。始至交篆。勝注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齷。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鳴溝以分。雖書版之家。惡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藉藉於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咒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訃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時衆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襪。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塔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齧之。鬚髯能認。其一乃吾主人公翁。其一即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縑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者書。束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事。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隨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臥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帝復通融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

無不綜達。常行見有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怒。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刑。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頸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竒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去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音荊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驚憚。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音荊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玃玃甚豐。以瞋恚故。隨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恠也。神從林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闕。蟒悲淚如雨。瀆史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音荊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竟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謂少年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着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頗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嘆。

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曰。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於蟒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者勿通。日難之子。梅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夫語婦。汝身重疾。今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聚墻。便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以飯愈飢。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到庭中。梅檀聞語。呼守門問。門監懼罪。即掣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小。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難具說。願佛哀矜。到此兒所。分麩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臂折復愈。因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生時。食噉。麤惡衣裳。單蔽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豪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哭地獄。

昔日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饑鬼。白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放逸。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布施。逆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又定徧觀。彼諸餓鬼。不見恠其所以。尋注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蒙汝設會。

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忉利天。

昔佛在雞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保。其父母聞之無相。雖長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遂令去。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呼問之。能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隨袈裟著身。佛為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即乞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注。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未得食。當大飢。

苦。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踰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踰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踰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洹。即涅槃華言圓寂欲知羅旬踰者。維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踰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是汝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旬踰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謂行惡無罪。羅旬踰是其證也。

昔目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來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廁中。取糞噉之。廁

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有上有大銅餅。盛滿烱銅。以杓取之。還自灌頂。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餅酥。藏著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盛然火燒。滿中烱銅。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汗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注見。具以啓佛。佛與大衆。共詣池所。大衆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蟲本末。佛告大衆。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饌。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雖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衆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投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恠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華言靈鷲中。余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髮如錐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余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

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吞汝。今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今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慙懃囑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着空屋。令其即日飢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犍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隨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犍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吞尔。尔當問佛。時大目犍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妙法。見目

連來。先意問訊。愛語軟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旁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逸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觀看。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誅。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

還守衣鉢時諸僧衆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華言
錫磨華言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
見是事也律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乘入室中語餓鬼言
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着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
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
伴憧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注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
餓鬼城到波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求水諸
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憐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
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
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
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况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皎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
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憧惶走十方飢渴所逼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尋逐加楚撻搥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
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漿水及飲食自物
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
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其聲披
水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以
由來喚既不得住能不愴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
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
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
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來謁相公公
喜迎入既坐謂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臥內取之
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貧道有一心丹靈
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心如拳公捧之溫潤光澤非世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砂。瑩澈者於手室內燃香。致象之鼻下。親自
鑽。莫令婦人雞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
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
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投於火。突
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唯忠孝是念。
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狀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玉
者亡矣。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鬢白者皆黑。繇是公求砂無藝
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
後果得罪。南遷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怒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
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鱉魚潭。公平生有珍玩之物。親自鑲閉三船。是
夕風雷晦冥。澍雨併作。乃見玉象子如一團火。先自船頭飛出。光焰衝天。
次見金象子。隨水而入。三船珍玩。並溺於潭內。公浩歎涕泣。至朱崖。不數
月而卒。

